

严沁 ● 经典名著系列

无情谷

让您倾倒迷醉的浪漫小说



1247
37

无

情

谷

「香港」严沁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

(陕)新登字 012 号

无 情 谷

严沁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)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陆军学院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7 印张 140 千字

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6000

ISBN7—5418—0690—5/I·223

定价:4.80 元

(该套图书凡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寄给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火焰之花 (1)

无情谷..... (70)

残烛 (145)

火焰之花

这是一幢小巧精致的平房，门前有整齐的草坪和花圃，路边有停车场，这一区有许多类似的房屋，然而，这一幢，却显得如此特别，如此孤立，如此冷清，因为，这屋子里住着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妇。

— 九月，在美国中南部的田纳西州，已有很深的凉意，阴暗天色，渐渐枯萎的树叶，给人一种忧愁、凄凉的感觉，尤其是异乡人。

叶依蕾，她落寞的蜷伏在窗帘后的沙发上，注视着窗外那空旷的停车场，她的眼中，充满了寂寞、孤独、幽怨，还有那重重，摔不开、排不走的思家之情。

二十二岁来美国，怀着满腔的壮志豪情，带着一颗天真未泯的心，这六年来，现实却磨去了她的豪情，现实也拿走了她天真的心，苦苦挣扎了三年，拿到一个硕士学位，但是，这学位不会带给她什么，甚至她没有一个朋友。

在一个小图书馆，她幸运的找到一份工作，像

所有的留学生一样，她能每月寄几十元美金回太平洋彼岸的家里，让所有家中的友人羡慕她父母，有一个能赚美金的女儿。然而，许多事，岂是海那边的人所能了解的呢？她始终不能感到安定。

是的，不安定，这是种无法克制的感觉，甚至她遇到周廷諄，结了婚，直到现在，仍是如此。

她听见轻微的门匙声，收回停车场上的视线，那高大的身子已踱了进来。

“又不开灯？依蕾。”那高大的人随即开了电灯。

进来是周廷諄——她的丈夫。她看着他那平板的脸，那冷漠的神情，她忽然想——我为什么会嫁给他？

为什么呢？依蕾自己都无法答复。

也许同是中国人，同在一个地区，又同来自台湾。而且，最重要的，他已是一个医生，一个有了稳固基础的医生；在美国，还有什么能比安定的生活更重要呢？爱情吗？哦，不，这对中国留学生是一种奢侈品。

他们就这样结婚了，或者，很可悲，是吗？“又不舒服吗？”廷諄走过来，摸摸她的头。

“不。”她从思潮中醒过来，倦慵的答。

灯光照着她苍白的脸，单薄瘦弱的身子，给人一种楚楚可怜的感觉。

她长得相当美，是那种不需经人工修饰的天然美，然而，却在渐渐枯萎。二十八岁不算老，她却已像一朵即将凋谢的花。

“又……想家？”廷諄皱皱眉，一副标准医生的

样子。

提起“家”字，她的眼眶中立刻涌上一层泪光，晶莹的泪水几乎夺眶而出。她咬紧了唇，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自顾自的往饭厅走。

“吃饭吧！”在饭厅门口，她才逼出这句话。

餐桌上，像往日一样的沉默，今晚的沉默中，似乎还加上了些异样的情绪。

廷淳吃完盘中的食物，抬起头来，惊讶的对依蕾说：“怎么？吃不下？”

依蕾盘的食物，几乎是原封未动，她摇摇头，说：“最近胃口不好，什么都不想吃。”

廷淳又皱眉，用他职业性的眼光审视她，然后，很有决断力的说：“明天跟我到医院去检查一下。”

“我看……不必了。”她不情愿的说。她最怕医院的甚么药味、消毒味之类的。

“依蕾，”廷淳严肃的说：“别仍像个小孩。”

依蕾还想说什么，忍住了，跟廷淳争辩，永远没有结果。她默默的收拾桌上的刀叉盘碟，一言不发的走进厨房。

廷淳埋首书桌。

微皱着眉头，职业性的平板和冷漠，掩盖了他所有的感情，眼中却流露出一抹探思的、忧虑的光芒，桌前的书，许久都不曾翻过，显然他被某种思潮所包围。

门轻轻的被推响，依蕾瘦弱的身子闪了进来，她无声无息的来到他背后，像一个幽灵。

廷淳丝毫不觉，直到依蕾冰冷的手触着他的肩。

“哦……是你！”他吃惊的转过头来。

“对不起！”依蕾歉然的说，“我以为你该睡觉了。”

廷淳看看腕表，十点半，今天时间过得太快。

他站起来，合上不会翻过的书。

依蕾突然问：“昨天的身体检查有结果了吗？”

背对着她的廷淳像触电般的停止了手中的动作，过了一会才慢慢转过身来，他脸上没有任何特殊的神情。

“是的！”他冷静的回答，“没有病。”

“我本来就没有病。”她有埋怨他多事的意味。

回到寝室，两人都沉默的脱掉晨褙，各人回到属于自己的单人床上。

依蕾没有睡意，睁大眼睛瞪着天花板，她知道廷淳马上会熄灯，不出五分钟，他必会睡着，但是过了许久，灯光仍然亮着。

她翻过身，发现廷淳正深思的望着她。

“怎么还不睡？”她有丝好奇。

“依蕾！”他平静的说，“我想……你该回家一趟。”

“回家？”她几乎跳起来。那一个家？

“我替你买下星期一的飞机票，这几天，你整理一下子行李吧！”

依蕾茫然的摇摇头，又点点头。这……太突然，突然到她完全意料不到。家！他是指太平洋彼岸那遥远的家吗？

“你是说……回台湾？”她不能相信地问。

“自然是台湾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依蕾再也控制不住，兴奋和意外的泪水，一刹那间全涌上来。阔别了六年的家，思念了六年的父母和弟妹，天！下星期一——还有三天，这会是真的吗？

廷淳已熄了灯，不一会儿，传来他均匀的呼吸声。然而，辗转反侧的依蕾，却失眠了。

机场乱哄哄的，像依蕾的心。

三天时间内，“回家”的意念强烈的支配了她，白天她忙乱的替每个亲人买礼物，更忙着要装饰自己。回家，总该穿得体面些，至少，也不能让所有的朋友们失望，这也算衣锦荣归啊！晚上，她幻想着回到家里时的每一个细节，妈妈定会高兴得流泪，弟妹们一定抢着新衣服，爸呢？大概会坐在一边默默的看着她吧！他们都会变了样子吗？会老了吗？衰弱了吗？不，不想这些。

播音器里突然传出要旅客上飞机的声音，依蕾从胡乱的思潮中醒过来，她看见廷淳，竟生出一份依依之情，他平板的脸也似乎不再那么冷漠，她走后，他将如何打发那寂寞的日子呢？

“廷淳，这次委屈你了。”她歉然的说。

他皱皱眉，似乎领略不到她的歉然。他说：“我已在医院包饭，会很方便。”

“但是，你会很寂寞。”她说。

他怔一怔，立刻释然的拍拍她，微笑着说：“我已习惯。”

是的，不但是他，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都已习惯寂寞，在美国，寂寞并不稀奇的。

“我会写信来。”她再说。

他点点头，深深的看她一眼，拥着她走向旅客入口处，等她顺利的通过守闸人员，她回头向他招手时，他叫：“保重身体，祝你愉快。”

她再招招手，随着人潮消失了。

闸口外的廷谆惘然若失，久久的仍停立在那儿，直听到巨大的飞机起飞声，他喃喃的自语“走了……走了……还会回来吗？”

慢慢的，他高大的身影也消失在机场大门外。

飞机上，依蕾昏昏沉沉的靠着。

她身体本来就不好，又晕机，早点吃的那份火腿蛋已开始在胃里翻腾，她难受得不知如何安排自己。

空中小姐送来一杯果汁，她苦笑地摇头拒绝了，她甚至连话都不想讲——想起了廷谆，如果他能再来，这个做医生的丈夫，必能为她想出些办法的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飞机开始下降，下降的速度快得惊人，依蕾的心一直提到喉上，接着胃里一阵大翻腾，一些酸水已涌到喉里，她知道将发生什么！正惶然失措间，一只修长的手，快速的递来一个呕吐袋，正好接住依蕾胃里呕出的东西，一阵轻微和震动，飞机落地了。

“谢谢你！”依蕾不安的抹净嘴角，一边接过那令人难堪的呕吐袋，用英文说。

“不必客气！”一把低沉的男人声，说的竟是中

国话。

“你是……中国人！”依蕾惊喜的叫，她苍白的脸上，泛出讶异、兴奋的光芒。

“我……回台湾！”那人有教养的说。

依蕾刹那间仿佛遇到亲人般，她忘情的打量着眼前这个大男孩——他看来只像个小孩，他黑黑的眼睛，有很好看的鼻和嘴，轮廓分明，有点像混血儿。

“我也回台湾！”她说。她已忘记刚才难堪的呕吐。

“我很高兴有个美丽的女伴。”他温文的看着她微笑，那神情很像——乔治汉弥顿，有特别的绅士气派。

依蕾苍白的脸上突然泛上朵浅浅红晕，美丽的女伴，他以为她是——

“我是陈恺，耶鲁的。”他又说。

耶鲁的！难怪他有特别的气派，那是有名的贵族学校，中国学生竟也读得起。

“我是……叶依蕾，田纳西大学图书馆管理系硕士，回台湾度假。”她考虑一下，才慢慢说。她本想说自己周太太，但不知一种什么奇怪情绪，她止住了自己。

“我第一次回国，说观光吧！”他耸耸肩。

“你是华侨……难怪了。”她释然。台湾的年轻子弟，极少有资格付得起耶鲁昂贵的学费。

有几个旅客提了简单的行李下机，依蕾抽出座位前的说明书，想知道现在是那个站。

“旧金山。”陈恺说：“下一站是夏威夷。”

“这样起起落落，到了台湾我也垮了。”依蕾忧心于色的摇摇头。

“同我讲话，你便会忘记晕机的难受。”陈恺又说。

他看看他，心中忽然一阵跳动，这个年轻的男孩身上，有一种奇异的、强烈的东西吸引了她，那是什么？她完全不知道。

“但愿如此。”她低下头，小声说。

空中小姐关上机门，飞机再度起飞。

这次，依蕾似乎没有刚才难受，但是，她的心中却多了些什么。

傍晚，他们到了东京，照例，他们是要在东京住一晚的。

坐着航空公司的专车，到预定好了的旅社，陈凯始终默默的伴在依蕾身边，他的笑，他的注视，竟使二十八岁，已做了太太的依蕾如此不安，她暗暗的提醒自己，避开他吧！避开那年轻、英俊，又有危险的耶鲁男孩吧！

“等一会一起晚餐，好吗？”陈凯低声问她。

她心中又是一阵跳动，她几乎点头，理智却立刻提醒了她。

“不了，我恐怕吃不下什么东西。”她摇头。

他微笑的注视她一阵，就不再讲话。

沉默了一段时间，她竟又忍不住，她想，或许，他不高兴了。

“为什么你的国语讲得这么好？”她胡乱的问。

“我母亲在美国教国文。”他又微微一笑。

她忽然又脸红，这是绝对下意识的，她在奇怪，他为什么如此爱笑？自己为什么又特别喜欢他这种笑容？

立刻，廷淳平板、冷漠的脸出现她脑海，她心中一凛，冲到脸上的血液全降下来，她记起了自己的年龄和身份，态度变得出奇的严肃。

直到旅社门口，他们没有再说话，空气似乎有点僵——其实是依蕾心理作用，陈恺怎么会知道她想些什么呢！

各人拿到了房门钥匙，依蕾拿的是四零三号，她正预备走进电梯，陈恺叫住了她。

“叶小姐，我住四零四，你呢？”他问。

依蕾心中又是一阵激荡，叶小姐吗？看着他那黑黑的眼睛，她微微的叹口气，说：“四零三。”

陈凯孩子气的欢呼一声，伴着她走进电梯。

依蕾悠闲的在房里冲了个热水浴，一些水珠浅湿了她的长发，她随手抓了条白色丝巾把湿头发束在脑后，披件白色宽大的浴衣，放松的倒在那日本式的躺椅上。耳里隆隆的飞机声，已被水冲去，剩下的是那对黑黑的眼睛和那一抹迷人的微笑。

她心里有些乱，又有些奇异的沉醉，二十八年来，第一次有这种感觉。半眯着眼，脸上有层浅浅的、神秘的微笑，似乎是想在虚幻中，把这感觉变得更真实些……

一阵轻微的敲门声，她立刻从躺椅上跳起来，惊疑的瞪着那扇门，又一阵敲门声，接着，门自动开了。

站在门外的是陈恺，他穿着毕挺的晚礼服，显得容光焕发，那眼睛更深、更黑，那笑容更引人。

依蕾动也不动的看着他，仿佛在大片枯萎的草木中，突然发现一抹充满生气的青绿。她，看得发痴！

陈恺潇洒的走到她身边，温文有礼的说：“是晚餐时间了，我来接你。”

依蕾被他的声音惊醒，失措的抓紧那宽大的浴衣，脸上有不自然的红晕，她完全没有听见他的话，她甚至认不出他是谁。

“叶小姐，你……”

陈恺刚预备说话，视线就被一样东西吸引，他眼中射出异样的光采，他脸上闪动着惊羨的神色，那是依蕾束着的长发下，袒露的脖子，一段晶莹、细致、雪白的脖子，像一块无瑕的玉。

“你……真美。”他吸一口气说。

依蕾在他近乎贪婪的目光下，竟生出畏意，她慌忙扯下那条丝巾，瀑布般的黑发，刹那间遮盖了白玉的脖子，像乌云般突然来到。

“你说晚餐，是吗？”她慌乱的说，“你等我换衣服。”

她苗条的身子匆忙从一扇门中消失，她急于要逃开他那令她极度不安的目光，她甚至立刻答应了他晚餐的邀请。

在小小的浴室中，她怔怔的对着镜子发呆，满脸红霞，心跳剧烈，纤细的手指，甚至握不稳梳子。镜里映出的脸孔是那样惊惧不安，圆圆的眸子中，射

出火焰般的强烈光芒，苍白的脸上，焕发出一种惊人的美，像是一朵在火中跳跃的白莲。

她脑中紊乱成一团，什么都不能想，也想不出，她周围仿佛全是那近乎贪婪的目光，她在怕，但是，下意识里，她又在渴求。

过了一阵，门外又传来轻微的敲门声和那温文的声音：“好了吗？我饿了。”

她一震，心中那股紊乱更甚，急忙扭开水龙头，放满了一盆冷水，把发烫的脸整张浸下去。

冷水，使她清醒不少，刚才一度消失的理智，又回到她身上，她喃喃吟着：“天！不要让理智离开我。”

坐在幽静的夜总会角落里，依蕾心中那些不安，又渐渐浮上来，她勉强克制着，极力使自己表现得更自然。然而，对面那黑黑的眼睛，一次又一次的挑起她心的中的激动，似有意却又表现得那么无意。

“在想什么？你似乎有心事，又有些恍惚。”陈恺低沉的声音响在她耳边。

“没……没什么，”她说，“我不很习惯这种环境。”

“在美国不上夜总会？”他侧着头，仍是一副绅士气派。

“夜总会不是为我们这些穷学生开的。”她力持自然。

“你不该是穷学生，你应该是公主。”他凝视着她。

“我对自己能做穷学生已很满足，在国内有许许多多比我更不幸运的年轻人。”她摇摇头。

“是吗？”他的语气有点不信、有点敷衍。

“不可能全世界的人都是富翁。”她笑了。

他站起来，拉一拉衣领，然后把右手伸向她。

她犹疑了一秒钟，接着，随他走向舞池。

“任何事，你都常常犹疑吗？”他问。

“不！”她答。

浅蓝色的灯光下，她眼睛闪闪发亮，脸上的那些在强光下清楚可见的枯萎痕迹，也消失了，披着一头长发，她看来只有二十岁。

“唯独对我，是吗？”他说得很坦白。

“你令我不安。”她抬头看他。灯光不亮，她觉得有安全感。

“如果这么说，是你令我不安了。”他又微笑，“你知道，你非常美，尤其是那光滑如玉的脖子。”

她的脸蓦然红了，他看不见，却感觉到她手心传来的热力，和轻微的颤抖。

“冷吗？你在抖。”他说。

“不。”她摇摇头，长密的睫毛垂下去又扬起来，“你的话很放肆，知道吗？”

“是真心话。”他眼光有力的逼视她。

她的睫毛又垂下去，是受不了他的逼视。

柔和的音乐中，她的脚步也乱了，一乱而终不可收拾，再也跟不上正常的节拍。

他的脚，在混乱中踩着地，在她洁白的高跟鞋上留下一片污渍。

“对不起，我踩着地。”他急忙道歉。

“是我不好。”她在设法掩饰。

音乐完了，回到座位上，依蕾始终不敢正视他，似乎觉得他黑黑亮亮的眼睛，已看穿了她的心思。

“为什么不吃东西？看你的食物。”他指着她面前的盘子，惊讶的问。

“一向吃得少，今天又晕机。”她极不自然的看他。

他敏捷的捕捉到她飞快的一瞥，深深的看着她，说：“你始终在逃避我的视线，是吗？为什么？”

“不为什么！”她心中陡然一乱，“萍水相逢，你不必知道太多。”

“难道你不觉得是有缘？”

她缓缓的摇摇头，一抹淡淡的轻愁闪上她的脸。

“不是缘，真的，不是缘。”她再摇头，“人的遇合只是偶然，就像浮萍一样。”

“但是，我一眼看见你就肯定不是偶然，我们不会像浮萍。”

“可是我……”她要想说出和廷淳的事，他却立刻制止住她。

“不再谈这些，我们跳舞。”他说。

再次步进舞池，他们已不像刚才那样生硬。陈恺把依蕾拥在胸前，他的手，紧紧的环在她腰上。

一种微妙的情绪，使她没有拒绝，深心里，她反而觉得无比的安逸与满足，是她从来未享受过的。

随着音乐，他们缓缓的、慢慢的在移、在滑、在转，渐渐的，她已完全沉醉在他的怀里，她忘了廷淳，忘了回家的事，忘了自己的年纪，甚至忘了自我，更忘了眼前只是个陌生人。